

## 一席之地意味着什么？

著: BC省参议员胡元豹  
译: 莫译、海之曦传媒

随着加拿大境内反华情绪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华人在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我看来，此时此刻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反华的种族歧视不存在，加拿大会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肯定的答案是，如果加拿大华人能真正拥有“一席之地”，情况会大有改观。今年ACCT大会的组织者请我谈论的正是这一话题。

作为加拿大上议院的一名参议员，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拥有一席之地。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身为参议员，从来没有遭遇过种族歧视的行为，更不是说，加拿大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已经消除殆尽。

在参议院拥有一席之地是莫大的权利，我认为这是对我多年来工作上取得成绩的认可，而并非因为我的族裔身份。但实际情况是，我能获得这样的认可，和我的种族、经历和背景都密切相关。我是华人血统，在马来西亚出生，新加坡长大，多年来在加拿大一直从事与加拿大和亚洲关系以及政策问题相关的工作。

问题来了，如果我从事的工作是和亚洲事务不相干的领域——比如在法律、艺术、社区服务和医疗领域——那我的成绩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认可，我还能否有机会在参议院任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假设的问题，我无法作答。但是，对于成千上万在这些领域表现极为突出的加拿大华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且紧迫的问题。

而目前我们面临的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加拿大华人虽然业绩突出，但他们还未能能在大学、公司董事会、法院、艺术和社区组织的领导岗位上得到充分展现，在国会中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现。在由新冠病毒引起的过激的种族歧视行为达到巅峰以前，体制上对华裔加拿大人的歧视问题就已经由来已久。

对于我们这样已经有“一席之地”的幸运者来说，首要任务就是要承认，许许多多才能的华裔加拿大人还未能拥有一席之地。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这里推荐三条途径可走：

第一是管理体系的改革。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选举领导的方法都需要改革。我们要确保一个体系内有多种背景的成员，为不同族裔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不单纯是按人种比例分配额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企业和机构必须在圆桌席位的“老面孔”之外积极寻找合适的领导人。我们需要走出舒适区，从非传统的、或者干脆是老派体系不熟悉的背景、专业素养和经历入手，去寻找领导人才。比如，复旦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不应该比麦吉尔、达尔豪斯、卡尔顿大学的毕业生能力低。北美的许多猎头公司对这些亚洲大学知识缺乏了解，而非这些大学及其毕业生质量不够。上海、新加坡和香港的商业环境极具竞争力，而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这些加拿大城市的商业环境相对平稳。而在这些不同经济环境中的历练，对培养一个人在加拿大公司董事会担任领导职务，具有同等效果。

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光有一纸文凭和老道经验还不够。能有一席之地还要求一个人知道如何得体着装，坐在哪个位置，用哪种餐叉吃哪样菜，何时发言。移民为了被新的环境接纳，不仅要了解文化禁忌和加深底蕴，还必须了解加拿大的法律、政治、历史特色和文化象征，这些东西对外行来说——甚至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处处都是雷区。因此，已有一席之地的人，要担当起责

任，培训和指导那些渴望走到领导岗位上的人。这不是恭敬，也非效仿，而是必要的学习，如何规避、如何适应主流社会的习俗。

第三是，当我们听到阻碍华裔加拿大人获取一席之位的错误言论时，我们要拒绝沉默，勇于发声。种族主义者会轻易利用被歪曲的事实作为仇视和排斥华人的借口。媒体和舆论指责外国人（主要针对的是华人）大规模抢购房地产，指责是他们一手将温哥华生活成本抬高，令本地人无法消受。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使反华的种族主义日益恶化。

另外，很多人认为这些外国人（同样也指华人）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温哥华则成了人民币的洗钱之都。媒体和舆论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这些黑钱来自于从中国走私芬太尼，诽谤的故事简直天衣无缝。这一连串的仇恨煽动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它来源于政客、教授学者、记者，他们在试图弄清楚温哥华地产实情的过程中，或许并无恶意，但却偏偏助长了一个恶魔，借着新冠病毒袭击的时刻肆意作恶。如果我们不消灭谎言，谎言便会消灭我们。

关于席位以及谁想入席，还有最后一点要说。尽管在加拿大领导和权利阶层存在着华人席位缺少的问题，必须强调，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董事会圆桌边、法官椅上、或众议院里有多少华人面孔。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成功，是我们一起推动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变革，让每一个有能力在领导席位任职的加拿大华人都有机会入选。

对于大部分无意于担任传统领导职位的人而言，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同样是一种成功。在这一点上，加拿大华人应该为他们在国家的学术、商业、行业、社区服务、体育、慈善、艺术和更多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而骄傲。获取一席之地最重要的一课，是看到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位置也同样有价值。